

联合国 大会



UN LIBRARY

UN 1 1976

A COLLECTION



Distr.
GENERAL

A/31/97
28 May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一届会议

暂定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 * 项目 68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如蒙将此信作为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项目 68 下的正式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大使

(签名) 伊尔泰尔·蒂尔克门

* A/31/50。

76-11082

附 件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给你的信。由于邮寄的耽搁，没有能够在今天以前更快地将此信递交阁下。

如蒙将此信作为暂定列入大会第三十一届常会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项目 68（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下的正式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

（签名）奈尔·阿塔莱

附 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

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一 我谨提请注意已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5813 号文件散发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齐农·罗西迪斯先生的信。

我了解该信的用意是对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驻纽约代理代表以前的一封信加以辩驳，后一封信已附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 (E/5799) 内。显而易见，罗西迪斯先生习惯于认为他自己是塞浦路斯的唯一代表，对于我们代理代表的这封信深感不安，原因就是这封信暴露了塞浦路斯问题的若干实情。罗西迪斯先生虽然不承认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存在，可是他完全不顾一项事实，就是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这个“塞浦路斯政府”无论在法律上或是事实上都已不存在，而且在法律上和宪法上他自己无权在联合国或是任何其他地方代表塞浦路斯。

在罗西迪斯这方面，他的法律立场进退两难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他承认一九六〇年宪法有效，那么他在联合国代表塞浦路斯就必须得到土族的同意，可是他完全知道他没有得到这个同意。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承认宪法有效，我们就很想知道，他从哪里得到代表全塞浦路斯发言或采取行动的法律权力。

因此，我们建议，对土族联合邦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之前，罗西迪斯先生应该考虑到他自己的历史遗产中存在的并且是他的祖先赐给他的古代希腊逻辑的一条简单规则的实际应用问题。那么他会看到这个争论不在土耳其这一方的立场，而是他自己政府的合法立场。

但是，不管罗西迪斯先生的合法地位问题，为了对土族公正——他对此简直没有任何概念——和为了国际社会有权知道这个争端的事实真相，我不得不答复他的指控。

对于根据一九六〇年协议建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定义，罗西迪斯先生好象很精于词令，指责土耳其方面把这个共和国误称为“一个功能上的联邦”。土耳其方面充分了解塞浦路斯是什么样的国家，不需要罗西迪斯先生就这一问题提供法律意见。

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九六〇年协定，在这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内，赋予两族共同缔造者的地位，每一族在国家独立方面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另一方面，在制订宪法时充分体会到两族的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并注意到他们的特别需要和愿望。宪法赋予两族有关教育、宗教、文化事务以及市政等事项的行政权。关于这些事项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则赋予每族的议会（宪法第五编第八十六至第一一一一条）。由其负责执行上述各方面的事务。

罗西迪斯先生企图掩盖宪法的这些实际方面，为了方便，竟从他的信中删去“功能上的”一词，并声称一九六〇年建立的共和国并“不是一个联邦”。

这种政治上的宣传显然是无效的。土族充分了解罗西迪斯先生和他的政府谈到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单一国家”时他们有什么想法。正如希族塞人领袖所说的，“单一国家”这一概念必须是和希塞统一——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意义相近。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曾经写信给希腊前总统、前任将军吉兹基斯说：

“只是在希塞统一时才应解散塞浦路斯国家。但只要是希塞统一不能实行，塞浦路斯国家地位必应予以加强”。

（一九七四年七月六日希族塞人政府新闻处发表的新闻稿）

所以上所述显然可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自己也承认，经过无数流血和恐怖而于一九六三年建立的强大的“单一国家”，是最接近希塞统一运动的东西。维持和巩固这样一个国家，是实现这个所谓民族目标所必不可少的。但是，罗西迪斯先生和他的领导不必怀疑，土族塞人必将继续反对希腊对塞浦路斯进行的殖民化，土族塞人过去已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

如果他认为，只因为我不向希腊提出的“希塞统一”的要求低头，并且揭露他们要实现这项目标的阴谋，而把我称作“侵略者的爪牙”是适当的，这就牵涉到他在职业上和个人方面应当遵守的成规了。但是他应当认识到，捏造新的辱骂对他毫无好处，他不可能继续用宣传和谎言永远欺骗世界。

全世界都知道是谁想为了过时的所谓“希塞统一”的口号而破坏国家的独立，把土族塞人当作达成这项目标的障碍而拟订一些阴谋诡计（例如阿克里斯塔斯计划）来消灭土族塞人。希族塞人政府自己承认“希塞统一”是官方的政策，这一政策表现在希族塞人代表大会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一致通过的下一决议中，引述这一决议或可帮助罗西迪斯先生重温记忆：

“代表大会阐明希族塞人的长久愿望，并声明不管情况有多不利，也决不停止在全体希腊人支持下进行的斗争，直到斗争胜利结束，使完整无缺的整个塞浦路斯不经任何中间阶段重归祖国怀抱。”

当解释一九六〇年的协定和宪法时，我们劝罗西迪斯先生注意，协定和宪法明白表示设想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决不考虑“希塞统一”。因此，它们对实现希腊人的民族目标也是主要的法律障碍，而实际上却认为土族塞人就是这个障碍。对希族领导人来说，这两者都是不能容许的，都是必须消灭的。

第一项工作轻而易举。一九六三年马卡里奥斯提出了他著名的修改宪法的十三点备忘录，这一行动将剥夺土族塞人依据宪法所有的一切基本权利；当土族一方表示反对时，土族官员都被逐出政府，再也没有回去过。

但是，违反宪法还不足以实现同希腊合并，因为它并没有瓦解土族塞人反对合并的决心。土族塞人根本认为他们只能生存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内，而不是在希腊的殖民地内。所以希族塞人当然要保卫塞浦路斯的独立，因为保卫独立也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存。

一九六三以后的年月，发生了一族对另一族的前所未有的残酷、歧视行为。罗西迪斯先生企图把对土族塞人的“虐待”——这是已经打了折扣的说法——说成是“捏造的故事”，来掩饰他的政府过去犯下的罪行，这是白费心机。如果他查一查希族一方过去十二年的记录，就不会对实际情况这么漠不关心了。

我要对罗西迪斯先生提出下列问题：一个具有能够作出下列声明的心态的人，怎么能自称无罪？

“土耳其族一向是希腊主义的大敌，除非把组成土耳其族一部分的这些少数土族塞人驱逐出境，决不能认为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英雄们完成了任务。”

（摘自一九六二年九月四日马卡里奥斯在帕纳伊亚村发表的演说）

还有，他怎么能在他半心半意肤浅地分析土族塞人所遭受的人道苦难的信中，把希腊和希族塞人武装部队杀戮数百无辜的土族平民，毁坏 103 个村庄，使 24,000 个土族人沦为难民的事实，说成是“捏造的故事”呢？

罗西迪斯先生在他的声明中提到土族塞人所遭受的痛苦是咎由自取，因为这是他们领袖们实施分治政策的结果；他应该了解，这番话除了伤害之外，还加上了侮辱。如果他能稍稍了解人类天性，他就会知道世界上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使人民情愿遭受痛苦。

谈到引证联合国报告的问题，不知道自从多少年前以来，罗西迪斯先生就同联合国的记录纠缠在一起了，所以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我能引证更多的联合国报告，乃至别的客观资料，来证明他的指控不合事实：

“在一九六三年骚乱发生的时候，继续到一九六四年头几个月，成千成万的土族塞人离家逃亡，随身携带了有限的财物，在他们认为安全的土族塞人村镇和地区避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 S/8286号文件，第126段）

“……这种结论似乎是正确的，那就是现在正对塞浦路斯的土族社区施加经济限制，这种限制，有时非常严重，等于围攻一样，这说明〔希族塞人的〕*塞浦路斯政府用经济压力来替代军事行动，强迫接受一项可能的解决办法。”

（一九六四年九月 S/5950号文件，第222段）

“官方规定的限制进口货品一览表依然包括三十一个项目。可是这些货品大多数完全是民间用品，如造房材料和汽车零件。此外，有些货品虽然不在官方一览表内，但是合于列入相似品类的条件，这些货品常常被塞浦路斯警察〔希族塞人〕*检查没收，因而引起控诉。”

（一九六六年六月，S/7350号文件，第111段）

现在我要引证另外一件客观的资料，《每日电讯》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版上的一篇文章，它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核心：

“希族塞人都认为，许多土耳其人在土族领导人威胁之下，被迫形成大的围地，为分治和联邦国铺路。但是，很难找到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

* 括号内的字是写这封信的人加进去的。

“他们的动机似乎在保护自己，免受突击，而不是故意想形成一个单独的国家。”

另一方面，《纽约先锋论坛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的社论提到希族塞人向土族社区发动消耗战的严重性，而且违反我们的人权：

“以封锁替代全面战争，听起来似乎比较好些，但是到了把生活标准降低到非人所能忍受的程度以下，使人们将要饿死的时候，就不同了。这是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司令印度萨玛亚中将在该岛科基纳地区所发现的情况，他发现马卡里奥斯政府在该地区将 1500 名土族塞人关在栏栅内。”

如果罗西迪斯先生还认为过去十二年中土族社区所遭受的痛苦，只不过是“捏造的故事”而已，那末欧洲理事会政治事务委员会总报告员弗朗兹·卡拉西克先生的下开声明应该是此事的最好结论：

“过去十一年中，经济、社会和教育上的不平等，以及个人生活的缺乏安全感是造成社区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恐惧，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间区域和社区的孤立的根源……这种情况在土族社区中造成了一种权利被夺和遭受压迫的感觉……人们所遭受的痛苦乃是十一年来塞浦路斯的危机的根源”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 第 3600 号文件，第 11 段)

罗西迪斯先生企图把土耳其说成是侵略者、要求国际组织挽救目前这种情况，这是徒劳的。他本人是律师，一定知道“要把事情做得公平，必须手脚干净”的法律原则。然而如果他稍微翻翻他的政府充满血迹的记录，如同下面一段引言中所适当描绘的，他就应该看到自己的双手离清白太远了。

“上星期六有人看到他（马卡里奥斯）接见记者时整整笑了一分钟，笑得腰都直不起来。就在那天，被屠杀的土耳其人的死尸在岛的另一端堆积如山……他会两手空空的来。但是，即使塞浦路斯的所有香水……真的，塞浦路斯的所有香水也永远洗不干净这些手。”

（摘自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巴黎出版的《鸭鸣报》）。

如果罗西迪斯和他的领袖们有一点良心的话，他们就应该请求土族社区和他们自己的人民原谅，而不该到处写信，散播反土耳其的宣传，把事情越搞越复杂。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政变引发的事件后，除了数以百计的人死伤外，还有65,000个土耳其人流离失所。就是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和政变后对土族社区犯下的这些暴行，才把两个社区活生生地分开。也正因为这个理由，使得塞浦路斯的两区联邦办法成为迫切必要的事。我愿提醒罗西迪斯先生一声，两区联邦问题是通过协议解决的，使人民可以自愿交换，这种交换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回合两族间谈判后已经开始。

他重新提出这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配合着他对土耳其一方的无情指控，这只能如此解释：借着制造通过双边谈判不可能达成进展的印象来破坏两族间谈判，并为希族塞人重新向联合国求助铺路。

土耳其一方不顾罗西迪斯先生及其政府的消极态度，仍然坚持其一贯的信念：即两族谈判是导致公正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并决心继续努力以求达成这个目标。

如蒙将此信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程项目3“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正式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
(签名) 腊乌夫·登克塔什